

风景描写的作用

曹文轩

摘要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，风景描写常常占去很大篇幅。风景描写的作用包括：作为文章开头更显自然舒缓，还可以给全文定调；作为过渡，能成为各个板块的良好连接；能够调节文章的节奏，让文章时不时地“喘口气”；是营造氛围的最基本、最主要的途径；能烘托与反衬人物的情绪、情感和事情的状态；还能孕育美感以及成为人类精神的启示与象征。

关键词：风景描写；文学写作；写作教学

风景描写，这是一个老话题。而笔者以为，一些老话题，恰恰可能是我们最应该也最值得关注的的话题。这是写作的基本方法，是永远的方法，对学生写作文会有很实际的帮助。笔者就个人的写作体会谈谈这个老话题。

在中国的写作者中，笔者大概算是一个比较热衷于风景描写的写作者。追根溯源，那是因为笔者受到了文学史上那些经典的影响。就中国文学史而言，诗经、楚辞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，风景描写都占去了很大的篇幅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“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”“闲上山来看野水，忽于水底见青山”……说中国诗词写的就是风景，大概也不为过。中国小说对风景同样喜欢，一部《红楼梦》，多少风景。其实不只是中国，全世界的文学

都是如此。英国的湖畔派诗人，其大自然崇拜，已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德国浪漫派诗人一样崇尚风景，他们的心灵是与大自然的精灵息息相通的。作为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，日本的《源氏物语》给笔者的印象是：不写风景就似乎无法运作文字。最令人惊叹的是，在那样久远的年代，一部小说对风景的理解就达到了那样圆满的美学境界。而差不多同时的日本的另一部在文体上别具一格的作品《枕草子》，则更有成段成段的专门的风光描写。其中，《四时的情趣》曾选入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。塞万提斯、托尔斯泰、川端康成、蒲宁、鲁迅、沈从文等也都是风景描写的高手。

那么，风景描写究竟有什么作用，或者说有什么意义呢？

一、引入与过渡

文章最是开头难，而笔者以为用风景描写来作为一篇作品的开头，是一种很不错的方式。相对于以对话开头，或是以直接叙述一个人物或一事情开头，以风景描写开头，似乎显得更舒缓，更自然。《青铜葵花》是这样开头的——

七岁女孩葵花走向大河边时，雨季已经结束，多日不见的阳光，正像清澈的流水一样，哗啦啦漫泻于天空。一直低垂而阴沉的天空，忽然飘飘然，扶摇直上，变得高远而明亮。

草是潮湿的，花是潮湿的，风车是潮湿的，房屋是潮湿的，牛是潮湿的，鸟是潮湿的……世界万物都还是潮湿的。

葵花穿过潮湿的空气，不一会儿，从头到脚都潮湿了。

……………

不远处的大河，正用流水声吸引着她。

她离开那棵枫树，向河边跑去。

她几乎天天要跑到大河边，因为河那边有一个村庄。那个村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：大麦地。

一个叫葵花的女孩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出场了——在风景里出场了。而且，一个让人怜爱的小女孩的形象，也于不觉中出来了。笔者有不少作品都是以风景开头的。这种开头，还起到了定调的作用。相对于别样方式的开头，这种开头似乎更容易有定调的作用。一个描写轰轰烈烈的太阳的开头，与一个描写淡淡月色的开头，一个描写阔大草原的开头，与一个描写小桥流水的开头，以及在进行这些描写时所注入的不同的情调，都将决定从此之后的全部文字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格调。这种奇妙的效果，我们未必在写下开头的文字时便能预料，但仿佛是不同的流脉与车辙，一旦车船行于其上，便

会顺行而下。《青铜葵花》这么一开头，后来的文字就照这样的调调写下去了。这段风景描写还呈现了一条大河——河这边和河那边，暗示着河这边和河那边将会发生故事。

开头之后，在接下来的推进过程中，我们还要经常利用风景来进行过渡。

作品再长，其实也是由一个又一个板块构成的。我们就要经常做一件事：在板块与板块之间做好连接，从而保证故事的平稳过渡。而当我们去仔细察视这些过渡时，我们发现，利用风景描写来完成过渡，也是很不错的方式。

《樱桃小庄》的第七章写完了，要写第八章了，那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空间——从上一个板块到下一个板块，只一段风景便完成了从上一个单元到下一个单元的过渡——

他们走进了一片连绵起伏的草原。

这是北方草原从单调的绿色往五彩斑斓过渡的季节。不同的植物，有的还绿着，有的已经变成淡黄色、金黄色或淡褐色、深褐色。它的居民已不都是牧民，它是草原，但已不完全是草原，会不时地见到一小片一小片的庄稼地。土豆、红薯和花生被早早收获，被翻起的土壤黑油油的，横一道竖一道，东一片西一片地镶嵌在这说不尽的彩色之中。山坡上的桦树林，华贵而美丽。叶子已经开始转黄，白色的树干，笔直地站立在也许只有草原才有的天空下——湛蓝，高飘，清爽，纯粹。

麦田和麦穗从未见到过这样的风景。他们从走进草原的那一刻，就忘记了他们出来是干什么的、为什么会走在这条路上了。他们一点儿也不着急地走着，还不时地停下脚步观看着那些连在梦中都没有出现过的风景。

风景是一座桥，一条船，或一条索道，从这边到那边。

二、调节节奏

写作品，跟谱曲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一首成熟的使人动心的曲子，必有节奏的变化。打个比方，一篇作品就像一列火车在汽笛声中运行着，用的是一种不变的节奏，但当旅客（读者）感到疲倦与厌烦时，它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，直到停止——停止在了一个阳光下的或是月色下的小站，于是旅客（读者）感到了一种新鲜感和轻松感，尽管这并不是终点。在作品中经常用来充当这个“小站”的，就是风景。

小说家写小说，学生写作文，可能都要记住这一点：你在忙忙碌碌、呼哧呼哧地往下写的时候，要起一份闲心，要注意歇一会儿，吸口气，暂时中断一下一直很紧张的节奏。高尔基写小说就是如此作法。他的小说常常通篇都是对话，如果就这样让对话无休止地进行下去，一定会让人感到沉闷，或是感到厌烦。于是，他便让他的人物走到窗前，看看外面赏心悦目的好风景，然后再接着对话。一片好风景会使你忘记劳累，而让紧张的心获得片刻的放松。然后再接着写。《樱桃小庄》中，马戏团的团长和麦田兄妹俩坐在河边，团长要对他们说，他的马戏团想买下他们的“石榴”（那只兄妹俩心爱的白鹅的名字），但事情并未立即进行，笔者让三人先坐下来一起看着夜幕下的大河——

远远的有帆船行过，船上的人在打发寂寞，哼唱着他们听不懂的歌。不知是谁家的几只鸭子，也许是迷路了，还在水面上游着。月光很亮，亮到都能看到它们游过后，在身后留下的“八”字形水纹。

对话、故事，都因为这片风景的出现而暂时停止了。读者与作品的主人公一样，暂时中止了一件苦痛的事情，而浸润在迷人而感伤的夜晚景色之中。

我们也可以将这些风景描写理解为幕间音乐。

幕间曲是必要的。大幕暂时落下，剧情暂时中断，人们在亮起来的灯光下或是伸展双臂痛快地打一个哈欠，或是起身去一趟洗手间，或是和朋友在休息大厅的一角聊天，此时就会觉得那缓缓响起音乐是必要的，都愿意听到它。没有它，就会觉得缺少了一点儿什么，甚至觉得这是没有情调的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由于没有它，这场演出的质量好像都受到了影响。

三、营造氛围

何为氛围？好像说不清楚。但当你独自一人走在深山里，那时正是天高云淡的秋天，一条清凉的小溪在你身边叮咚流淌，你寂寞地走着，远远地传来一声鸟鸣——鸟鸣山更幽，那时，你就能理解什么叫氛围了。其实，我们一提到“氛围”这个词，差不多也都能心领神会，只不过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它罢了。

一个写作者若是知道什么叫氛围了，甚至知道怎么营造氛围了，此人的写作也就了不得了。而营造氛围的最基本、最主要的途径，还是描写风景。

如果我们下一个简单的结论，说氛围就是由风景营造的，也未尝不可。

一片牧场，几株枯树，一声凄厉的鸦鸣，立即就会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氛围。而一条清澈的小河，一座古老的木桥，再加三两幢茅屋，就又会营造出另一种氛围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所营造出的那种纯清的、忧伤的氛围，离不开那静穆的山、那缓缓流淌的水、那深夜林间传出的山鸡的寂寞鸣叫。

这是《寻找一只鸟》中的文字——

越往峡谷深处走，倒越来越不安静了。不知是什么夜鸟，东一处西一处，或远或近地叫着，听得出，一些是在树上叫的，一些是站在岩石上叫的，一些是在高树上叫的，一些是在矮树上叫的，还有

一些是飞在天空叫的。有一种鸟鸣，一会儿从这边树上发出，一会儿又从那边的树上发出，而羽片儿能听得出那是同一只鸟的叫声。很深很深的远处老林里，有一种声音，像是走兽发出的，但羽片儿知道，那其实是一种鸟叫声。

这段文字营造出一种幽静又有点儿阴郁的氛围。而这氛围正是作品此刻需要的。

四、烘托与反衬

先说烘托——

风景描写，与它们要烘托的人物的情绪、情感和事情的状态应该是同一种调调。心情好，那天气也好，一派晴朗，阳光明媚；心情不好，那天气也很糟糕，阴云密布，一片灰暗。热衬托得热更加热，冷衬托得冷更加冷，黑衬托得黑更加黑，白衬托得白更加白。

那时已接近黄昏，屋外，秋风阵阵，落叶在屋前屋后，在山谷里到处飘零。偶尔一声雁鸣，听上去有点儿悲凉，像在与天空底下的大溪镇人告别：我们走了！不只是大雁，还有其他一些候鸟，也都在不同的高度飞离这里，飞向它们要去的地方。热闹的山谷和小镇，很快就要进入它寂寞而单调的冬季了。

《寻找一只鸟》中的这段风景是衬托人物当时寂寞、忧伤的心情的。

再说反衬——

与烘托不一样，这些风景描写与要描写的对象是相反的调调，是对立的。包围着一颗忧伤之心灵的风光，恰恰是明朗而轻松的；事情终于处于平静如水之状态时，它的四周却是狂风大作、暴雨滂沱。这里的效果是：热反衬得冷更加冷，冷反衬得热更加热，黑反衬得白更加白，白反衬得黑更加黑。这种效果很容易就出来了——它们

来自反差。

狂风中，心火熊熊燃烧；狂风中，心火却又渐渐熄灭。雷声中，一颗灵魂在呐喊；雷声中，一颗灵魂却又安静得如秋后池塘。烘托，还是反衬，那就看需要了，效果怎么好，就怎么来。

五、孕育美感

读完《边城》《伊豆的舞女》等作品，我们会很自然地发出感叹：写得真美、真漂亮！我们会由衷地喜欢这些文字。因为，它们的美感使我们身心愉悦，并觉得心灵受到感染与净化，觉得自己因这些文字而变得格调高雅。

我们现在来追问一下：这些美感是从何而来的呢？

我们会发现许多个方面，比如一个富有诗性的主题，比如一些干净而优美的文字，比如刻画了一个心灵圣洁的女性形象，比如体现了一种不同俗流的精神境界……但，最主要的方面，依然是风景。

风景悄然无声地孕育了美感。

“风景画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词。风景，它们成为画，一幅一幅的画，镶嵌在整个行文中间，既可以供我们将它们与整个行文融为一体欣赏，也可以供我们将它们孤立出来加以欣赏。我们是一个不用画笔的画家。画家用颜色、线条去勾勒、涂抹画面，我们则是用文字去描绘。两者是可以被互相翻译、互为转换的，即画家可以将作家用文字描绘出来的风景变为他的画，而作家也可以将画家的画翻译为文字。中国古代诗画互通的传统，我们不要丢失。

苍凉之美、忧郁之美、柔和之美、文弱之美、奔放之美、崇高之美、怡静之美、繁华之美、山川之美、云霞之美、日月之美、飞絮落英之美，甚至是荒漠之美、废墟之美……一切之美，我们都可以

通过风景描写而获得。造物主造物，也就是造美，各种各样的美。

六、精神启示录

风景描写不仅仅是一种手法。

大自然造草、造树、造鸟、造马，不只是造草、造树、造鸟、造马，它们被造，存在于我们眼前，是要向我们传达什么的。人类今天懂得的知识、人类的精神，许多来自草木，来自风云，来自流水与山石。一只苹果在坠落，它向牛顿显示了那条几乎万能的万有引力定律。我们写人、写人类，若不写自然，人的思想、行为，就得不到确切的解释。契诃夫的《草原》几乎用去三分之二的文字描写了风景，它是契诃夫全部小说中的经典。那个九岁的男孩叶戈鲁什卡，看上去似乎是这辆马车上的一个不重要的人物，其实他是主角，是契诃夫小说的焦点。一切都是这个孩子的眼与心看到的。契诃夫为什么用那样宝贵的笔墨去写风景——一连几页都是风景？他是在向这个九岁的男孩展开自然这本大书。颇有趣味的是，这个孩子是去上学的。但他进入校门的时间，并不是在几天以后，而是在马车一滚动上草原之后。空旷、寂寞、孤独、单调却又

无比丰富的草原，静静地躺在阳光下，让这个孩子阅读着。他的学习早在到达学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，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学习。这个九岁的男孩将永生永世感激草原。因为，多少年后，他将会发现，草原给了他生命的美与质量。《大王书》中有一段关于夜晚风景的描写，那是我用来解读夜晚与那个叫“茫”的男孩成长之关系的。人类的文明其实与夜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试想：如果没有夜晚，会有人类的文明吗？茫的成长与大自然的夜晚也是密不可分的。后来我将这段文字摘录出来作为朗读的文本，给它起了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名字：《黑夜是把雕刻刀》。

每一片树叶，每一块石头，都写着、刻着大自然的思绪与意念。树林，不仅仅向我们提供一个狩猎的场所；大海，也不仅仅可供帆船航行。它们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传达着大自然的旨意。风掀起的，不是麦浪，不是水纹，而是一部无头无尾的精神启示录。

（作者曹文轩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儿童文学作家。）

（责任编辑：曹 晔）